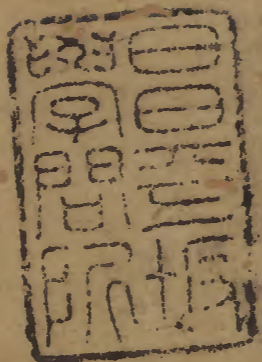


普燈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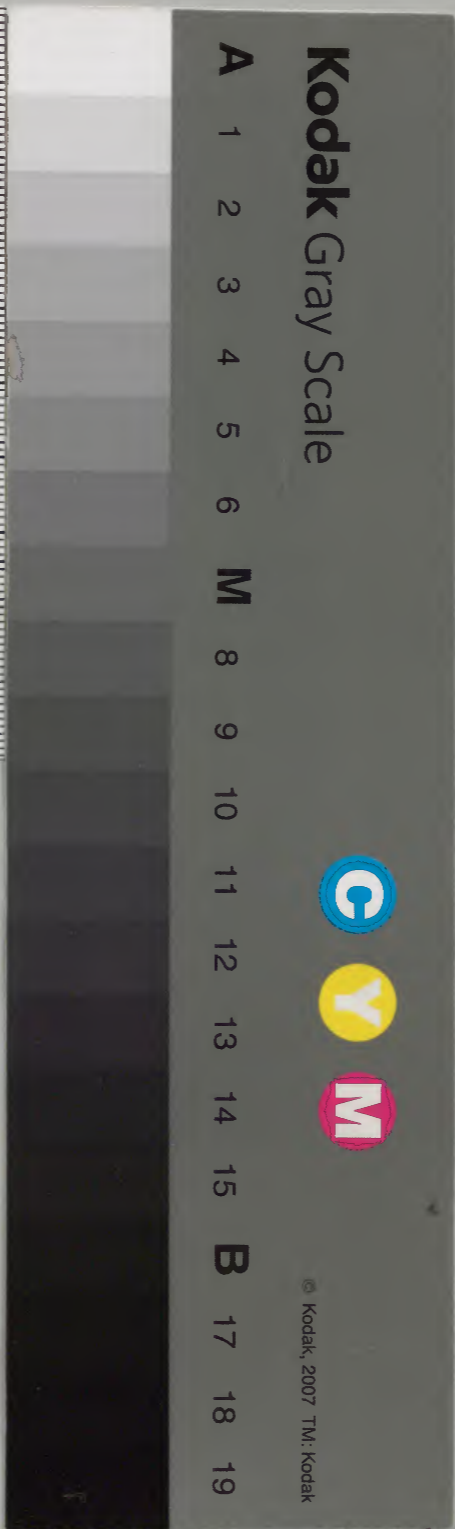
廿五之廿六



|     |   |   |   |
|-----|---|---|---|
| 漢書門 |   |   |   |
| 三   | 三 | 三 | 三 |
| 九   | 九 | 九 | 九 |
| 一   | 四 | 一 | 一 |
| 冊   | 架 | 函 | 號 |

|      |   |   |
|------|---|---|
| 內閣文庫 |   |   |
| 三    | 三 | 漢 |
| 〇    | 三 | 書 |
| 函    | 一 |   |
| 一    | 四 |   |
| 架    | 冊 | 號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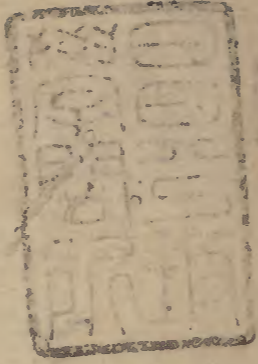
|      |         |
|------|---------|
| 內閣文庫 |         |
| 番號   | 漢 3335  |
| 冊數   | 14 (12) |
| 函號   | 310 122 |





普燈錄

七五七六





嘉業普燈錄卷第二十五

平江府報恩光孝禪寺臣僧正受編

諸方廣語

蜀仁王欽禪師

泐潭真淨文禪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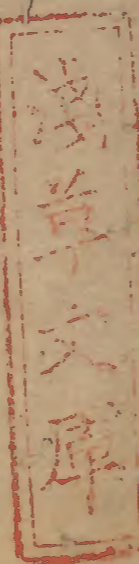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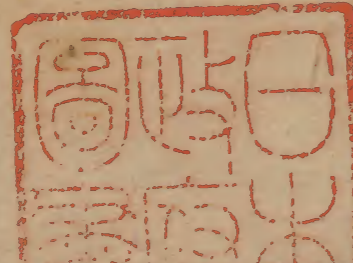
天寧芙蓉楷禪師

黃龍死心新禪師

本覺法真一禪師

泐潭湛堂准禪師

永平佛心禪師





天寧佛身者禪師

龍門佛眼遠禪師

泐潭闡提照禪師

徑山大慧普覺杲禪師

語見正法眼藏

開善密庵謙禪師

徑山別峰号禪師

西蜀仁王欽禪師示衆曰若據德山嚴令豈容一箇上未暫依百丈規繩且許諸人之地山僧恁麼開口已是不善隄防忽若衆中有箇解倒行此令底衲僧出來喝散大眾掀倒禪床搗下塔來豈不遭他毒汗

而今既無恁麼底漢教山僧坐地對了諸人說箇甚麼却得若是叢林法則禪苑清規自是諸人知有底事何用山僧苦口相勸自餘無非發明自己決擇死生在衣線下斯為急要雖然這一段事莫非當人自知皮下有血向已躬下猛省得來瞥地有箇悟入處始知不自外來不從人得若未得箇端的悟入處只是向人口角頭尋言逐句刺頭入經論裏求玄覓妙猶如入海筭沙捫空追響只益疲勞終無一日殊不知大覺老人為見衆生根器不等出來立箇權實法門隨機設教應病

盡是譬喻去纏之談要諸者



者以譬喻得解故不六乘小乘先字漸字由漸入頓  
從始暨終說染說淨揀凡揀聖莫非發明這一件事  
所以道三世諸佛之所證蓋證此也如來為一大事  
出現蓋為此也三藏十二部一切修多羅蓋詮此也  
所謂一切衆生妙圓覺心本無生滅圓同太虛如淨  
琉璃內含寶月如大明鏡照了萬殊光體無二如大  
摩尼寶珠映於五色隨方各現如百千燈光照一室  
其光圓滿無壞無雜然後便依這裏立箇體用則有  
三種土三種身於淨妙國中則有報身佛解脫國  
土中則有化身佛所謂身依義立土據體論法性身

法性土究竟得不猶是教家極則未離光影邊事到  
這裏直得言思路絕無可指陳乃云始從光耀土終  
至跋提河如是二中間未嘗談一字於是迴紫金山  
摩七寶几瞬青蓮目顧視迦葉迦葉微笑乃普告大  
衆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付與摩訶大迦葉為  
第一祖教外別傳於五百歲後與大地衆生直證妙  
心由是佛佛授手祖祖相承達磨爰來此方神光由  
茲得髓自是曹溪已後列派分宗無非宏法為人延  
佛慧命其間忽若遇箇上上根輩一聞千悟直下無  
疑如芥投針絲一不錯或向一棒一喝下明或於一



機一境上會自然。略窠曰不滯見聞以這般漢聞  
甚深法如清風扇耳瞥然而過聞百千諸佛出世如  
不聞相似豈況教伊向經論裏推尋於人口角頭取  
辦出來眼卓糊地似箇識蹤獵犬喚一聲便知落處  
選甚挂角羶羊賣蹤狡兔聞聲身影去便奪來只是  
千人萬人中不得一箇半箇所以後代祖師又不免  
別這線路曲為中下之機於第二義門東引西接看  
他還會也無有時就他六根門頭指箇常光獨露底  
向伊道靈光洞照迥脫根塵體露真常不拘文字必  
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即如如佛且要他從這

裏趣入便有沒意智漢纔聞恁麼說話便向自己色  
身內彌縫前認箇昭昭灵灵底隱隱地似一面古鏡  
如一顆明珠亘古亘今照天照地殊不知這箇法若  
識不破正是無始劫來出驢胎入馬腹底是名無始  
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雖然如是也怪他不  
得何故且如靈山會上百萬之衆其間智如鷲子辯  
若滿慈尚乃茫然不知落處豈况旣慧禪客無聞比  
丘教理未嘗措懷玄道無由契悟是以近代參學人  
纔入門來便呈箇自己見解云不離當處常湛然覓  
則知君不可見云云六般神用空不空一顆圓光色



非色有底但义手當習張目直視云在這裏各把箇  
死蛇頭有甚麼提掇處或但於一切法空處會將去  
謂一切諸法本來空寂故云無明實性即佛性幻化  
空身即法身幻身終歸敗壞法身本體恒然但於理  
性明將來聲色裏透出去直得綿綿密密不漏絲毫  
純是真空更無別法又有一般擔板禪和不明回互  
之機只認箇平實語句但見山是山水是水信是僧  
俗是俗板頭只是板頭拄杖只是拄杖移易他絲毫  
地位不得皆是自不具眼未遇作家於法於人不能  
甄別由是發明不徹悟入乖差次第相承過非一二

師眼不正弟子見邪淨授廉淨致斯得失良由不辨  
佛祖正脉各逐己見開張今後學未識旨歸但望風  
而言參請更有十年二十年向江湖上走自號飽參  
遍歷諸家門戶謂祖師言句自有來由從上機緣各  
有淺深把諸家相似語比類排布錄作大冊小冊藏  
衣單下不令人見到處把作宗門玄旨或則先明道  
眼因緣次過擇法眼話然後透聲透色拂跡忘情或  
有見來參者便舉箇修山主頌與他理論要見一切  
諸法不離本心大地虚空非心外法所以撲落非他  
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方明盡大



地是箇真實入體盡大地是箇解脫門盡大地是毗  
盧一隻眼盡大地是自己法身恁麼見得心外無法  
法實自心一切處總恁麼也或說空劫已前自己日  
用自己不行鳥道直透龍門言尊貴邊事則忘觸諱  
當頭於異類中行要須披毛戴角或明一色轉位回  
機及去及盡然後於枯木上更糝些子華始得或示  
學者但畫作圓相或全明全暗或半暗半明或偏或  
正或點或破百數千箇度樣子一一須辨得下始得  
或但一切法本無自性亦無自己所以祖師云本來  
無一物何處有塵埃但恁麼會得徹去不為一切諸

法所礙其餘更有甚麼事如上許多見解皆是情存  
滲漏各護師承殊不知宗師家出一言半句乃是方  
便門中垂手為人初非自立門風為一宗說語後代  
兒孫忘了祖翁各認箇爺立立宗旨便將他古人一  
問一答盡作自受用三昧要得如擊石火閃電光但  
莫入陰界擬議一向高禪將去或棒喝扶持好晴好  
雨好燈籠好露柱拂袖使行禮拜出去則無不甚深  
無不解脫此蓋言其大略余若論三玄三要四種料  
揀五位君臣二種滲漏內紹外紹三種巨種同詮性  
海轉側流注法身有二種病三種光如斯之類不可



備舉有底纔間說著總一味作建立會却便道諸佛  
未出世祖師未西來時還有恁麼說話也無便舉僧  
問趙州如何是玄中玄州云闍梨玄來多少時僧云  
玄來久矣州云你若不得老僧幾乎玄殺便將這箇  
話印定了也有云古人玄妙之設豈徒然哉若恁麼  
會則三玄王位皆為施設要湏就裏一一明辨出來  
方見臨濟洞山用度有舉僧問雪峰臨濟四唱意旨  
如何峰云他家宗旨我所未知汝尋臨濟下兒孫問  
之僧後問南院仍舉雪峰所遣之意南院大展坐具  
望南方禮拜云雪峰古佛又以此語印定了也又安

可以古人一期救弊之語為定論哉不見道恁麼也  
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若是頂門  
具眼底自解出脫設若把一大藏教都作建立會却  
也怪他不得祖師機緣一一就裏明辨出來亦總由  
他你有甚麼擬議處豈可互立知解各認門風便道  
諸家宗旨各各長處亦不必議他底如兩異姓人隔  
壁住彼此各不相知閨閣裏事一般是甚麼說話不  
見臨濟大師道一切處無非是道流歸舍處恁麼見  
得便能於一刹那間入染入淨入凡入聖入於勤樓  
閣入毗盧法界處處游履國土須知是箇無依道人



乘境出來且不是有真作有見不是無真作無見不  
是佛真作佛見不是法真作法見且不是你無始時  
來生死報本文不是你彌躡前昭昭灵灵底又不是  
你六根門頭攀緣徧計底直湏見得透頂徹底和會  
得來總是一家裏事更無如許散訛等見解方能為  
一切人去黏解縛出釘拔楔若具恁麼手段只將平  
在參得多知多解築向肚皮袋裏飽勦勦地向人家  
叢林板頭喫了飯坐禪觀行舌持上齒把捉念漏不  
令放起是外道法祖師云你若住心看靜舉心外照  
攝心內澄凝心入定如是之流皆是造作忽若一旦

被此福緣推出來便即點會自負半人爭我爭勝爭  
負恣意亂統貶剝諸方這家說平實那家只掠虛有  
宗一向滯著語言有宗坐在無事閻裏一向開大口  
道天下無人及乎被明眼人靠著見得他自無眼目  
不識好惡有時是處又即拋却不是處強作主宰如  
說藥入真藥現前自不能辨只是學得虛頭到處開  
眼鼓弄龔俗誑誑無知便有瞎禿子白衣輩十箇五  
箇簇著他如蒼蠅聞臭肉相似便聚頭圍咬將去纔  
經久久臭氣過了見無可嗜依前散去到這裏也須  
回頭識羞始得這箇事且不是你說得底道理直饒



你說得天華亂墜頑石點頭也是口頭辨更須就你  
覓箇履踐處且不是持戒忍辱方便行檀入定修禪  
強勞精進又不是隨緣消舊業更莫造新殃便當得  
去須知親近般若有四種藏鋒之用親近以自治藏  
鋒之用以治物古來住山老衲地虎就手而食歸宗  
禪師見地即落爲兩段取性和尚凡見蟲蛇盡皆斬  
殺拋却云取性取性玄沙見虎僧云和尚沙云是你  
靈潤法師山行野燒迅飛而來衆皆避之法師安步  
徐行曰心外無火火實自心爲火可逃無由免火火  
至自滅到這箇田地且不是修證得底道理也不是

煉得身心如枯木石頭寒灰死火無些子氣焰逼著  
他便得恁麼地且莫錯你若要得於一切處自由自  
在直須具大無畏如師子游行不求伴侶方得名爲  
大自在故教中云譬如人畏時非人得其便如是弟  
子畏生死故色聲香味觸法得其便也已離畏者一  
切五欲不能爲也然雖恁麼忽若有箇飢來喫飯困  
即打眠底間恁麼說話也不用起來與你辯論只是  
暖籠裏作箇叶叶聲也須更疑著他在珍重

泐澶真淨文禪師示衆唱一喝舉拂子曰唧唧盡十  
方世界若凡若聖若僧若俗若草若才盡向拂子下



成佛作祖無前無後一時解脫還有不解脫者麼設有命若懸絲遂拊掌曰知音者少所以此箇事論實不論虛參須實參悟須實悟若纖毫不盡總落魔界豈不見古人道平地上死人無數過得荆棘林是好子如今人多是得箇身心寂滅前後際斷一念萬年去休去歇去言廟裏香炉去冷冰冰地去便爲究竟殊不知却被此勝妙境界障蔽自己正知見不能現前神通光明不能發露或又執箇平常心是道以爲極別天是天地是地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依草附木不覺不知一向

迷將去忽問他我手何似佛手便道是和尚于我脚何似馱脚便道是和尚脚人人盡有生緣處那箇是上座生緣處便道某是某州人是何言歟且莫錯會好凡百施爲須要平常一路子以爲穩當定將去合將去更不敢別移一步怕墮坑落壑長時一似雙盲底人行路一條拄杖子寸步拋不得緊把著憑將去步步依倚一日若道眼豁開頓覺前非地却杖子撒開兩手十方蕩蕩七縱八橫東西南北無可不可豈可一向倚他門戶傍他行脚有甚快活自己畢竟如何不見雲門大師道而今天下老和尚多是師承學



解路布着藤印板上打來模子裏脫出當人若是明  
去何不一切臨時又不見臨濟大師云我這裏是活  
祖師西來意把來使用立處皆真他不說古又如何  
今云如何這語得那語不得那裏是虛這裏是實你  
與我拈出絲毫許實底道理來看此蓋當人眼不開  
自無見處一向承虛接響百般忌諱自纏自縛直饒  
聞恁說當下忽然見得個儻分明去也是棺木裏瞠  
眼如今還有無師智自然智不與萬法為侶者烱赫  
底丈夫漢齷齪齷齪千變萬化見我恁麼胡言漢語  
便好近前驀口擗拽下倚子擲向三門外喝散六衆

危不快哉還有麼良久曰若無且看老僧騎案山跳  
入你諸人眼睛裏七顛八倒呵佛罵祖去也復喝一  
喝下座

天竺芙蓉指禪師示衆曰夫出家者為厭塵勞求脫  
生死休心息念斷絕攀緣故名出家豈可以等閑利  
養埋沒平生直須兩頭撒開中間放下遇聲遇色如  
石上栽華見利見名似眼中著屑况從無始以來不  
是不曾經歷又不是不知次第不過翻頭作尾止於  
如此何須苦苦貪戀如今不歇更待何時所以先聖  
教人只要盡却今時能盡今時更有何事若得心中



無事佛祖猶是冤家一切世事自然冷淡方始那邊  
相應你不見隱山至死不肯見人趙州至死不肯告  
人匾擔拾橡栗爲食大梅以荷葉爲衣紙衣道者只  
披紙玄太上座只著布石霜置枯木堂與人坐卧只  
要死了你心投子使人辦米同煮共冷要得省取你  
事且從上諸聖有如此榜樣若無長處如何甘得諸  
仁者若也於斯體究的不虧人若也不肯承當向後  
深恐費力山僧行業無取忝主山門豈可坐費常住  
頓忘先聖付囑今者輒欲略數古人爲住持體例與  
諸人議定更不下山不赴齋不發化主唯將本院莊

課一歲所得均作三百六十分日取一分用之更不  
隨人添減可以備飯則作飯作飯不足則作粥作粥  
不足則作米湯新到相見茶湯而已更不煎點唯置  
一茶堂自去取用務要省緣專一辦道又况活計具  
足風景不疎華解笑鳥解啼木馬長鳴石牛善走天  
外之青山寡色耳畔之鳴泉無聲嶺上猿啼露濕中  
宵之月林間鶴唳風回清曉之松春風起時枯木龍  
吟秋葉凋而寒林華散玉堦鋪苔鮮之紋人面帶煙  
霞之色音塵寂爾消息宛然一味蕭條無可趣向山  
僧今日向諸人面前說家門已是不著便豈可更去



陞堂入室拈拄豎掛東鳴西捧張眉努目如癩病發  
相似不唯屈沈上座况亦辜負先聖你不見達磨西  
來到少室山下面壁九年二祖至於立雪斷臂可謂  
受盡艱辛然而達磨未曾措了一詞二祖不曾問著  
一句還喚達磨作不為人得麼喚二祖做不求師得  
麼山僧每至說著古聖做處便覺無地容身漸愧後  
人軟弱又况百味珍羞遞相供養道我四事具足方  
可發心只恐做手脚不迭便是隔生隔世去也時光  
似箭深為可惜雖然如是更在他人從長相度山僧  
也強教你不得諸仁者還見古人備麼山田脫粟飯

野菜淡黃齋喫則從君喫不喫任東西伏惟同道各  
自努力珍重

黃龍死心新禪師示眾僧問大參小參為甚麼人曰  
只為愚又云忽遇智人又作麼生曰愚人云智與愚  
是一是二曰無人知此意令我憶南泉又僧問如何  
是奪人不奪境曰死中有活云如何是奪境不奪人  
曰活中有死云如何是人境兩俱奪曰死中怕死云  
如何是人境俱不奪曰活中怕活乃曰夫小參者謂  
之家教何謂家教譬如人家有三箇五箇兒子大底  
今日幹甚事小底今日幹甚事是與不是晚間歸來



父母一一處斷叢林中亦復如是院門今日幹甚事  
是與不是住持人當一一處斷觀今之時節叢林淡  
薄人根狹劣不可說也有一般破落戶長老馳書達  
信這邊討院住那邊討院住總討得院子便揀箇好  
日入院又道我是長老方丈裏自在受快活這般底  
喚作地獄滓如今叢林中若論參禪固是難得其人  
我看見你這一隊漢在這裏心憤憤口排排道我會  
禪會道入方丈裏趨口快撐兩轉語便行不是這般  
道理又有一般漢影影響認得箇頑空便道只是  
這箇事又有一般道見虛空裏光影又有一般道無

有不是者錯了也救不得了也這般底只宜色身空  
樂莫教一頓病打在延壽堂內如落湯螃蟹手忙脚  
亂見神見鬼這邊討巫師那邊討醫博卜凶卜言問  
好問惡你不見我佛如來為三界醫王四生慈父醫  
一切衆生心病只為你不信自心向外馳求被邪魔  
魍魎入你心中做得許多見解要識你自心麼如太  
陽當盡天下皆明那裏更有暗處若到這箇田地亦  
無吉凶交象亦無是非好惡便能向是非頭上坐是  
非頭上卧乃至姪坊酒肆虎穴魔宮盡是當人安身  
立命之處只為你無量劫來業識濃厚心中蹺蹺跔



踏繡繡絆絆信之不及便被世間情變纏縛得來七  
顛八倒江南人護江南人廣南人護廣南人淮南人  
護淮南人向北人護向北人湖南人護湖南人福建  
人護福建人川僧護川僧浙僧護浙僧道我鄉人住  
院我去替佐他一朝有箇不周旋翻作是非到處說  
苦哉苦哉恁麼行脚掩彩殺人鈍置殺人若是箇漢  
一劃劃斷多少自由自在若也劃不斷處處被愛之  
所縛愛色被色縛愛院被院縛愛名被名縛愛利被  
利縛愛身被身縛你何不退步思量你這臭皮袋子  
有甚麼好處當時只爲你有一念愛心便入母胎中

受父母精母血交搆成一塊膿團母喫熱時便受鑊湯  
地獄母喫冷時便受寒冰地獄及至撞從母胎裏出  
來受寒受熱受飢受飽受病受苦煎迫迫直至今日  
只爲你不能返觀便有許多是非生滅我生你死  
你死我生死死死死生生隨業受報無有休時  
近來又有一般奴狗受雇得錢買度際刺下狗頭披  
佛袈裟奴郎不辨菽麥不分入吾法中破壞吾法一  
向裝裹箇渾身接腰捺胯胡搗亂聲要做大漢大漢  
不恁麼做要做大漢麼退步莫面前替後奴唇  
婢舌嫌好道惡說這裏飲食豐厚那裏寒舍穩使不



消得如此諸上座人身難得佛法難開此身不可令  
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你諸人要參禪麼須是放下  
著放下箇甚麼放下箇四大五蘊放下無量劫來許  
多業識向自己根脚下推窮看是甚麼道理推來推  
去忽然心華發明照十方利可謂得之於心應之於  
手便能變大地作黃金攪長河爲酥酪豈不暢快平  
生莫只管無子上念言念語討禪討道禪道不在無  
子止縱然念得一大藏教諸子百家也只是閑言語  
臨死之時總用不著古人悟了方求明師決擇去其  
砂石純一真實稱斤定兩恰如人開雜貨鋪相似無

種不有來買甘草便將甘草與他來買黃連便將黃  
連與他不可買黃連將甘草與他又似你有一塊金  
將入紅炉裏鍛鍊來鍊去鍊得熟也方上錘鎚打  
作瓶盤釵釧瓶重幾兩盤重幾兩一分明然後却  
將此瓶盤釵釧鎔成一金喚作一味平等法門若不  
如此盡是儻侗真如顛預佛性你還會麼你還信麼  
山僧適來答這僧曰轉語死中有活活中有死死中  
怕死活中怕活將此四轉語驗天下衲僧且道天下  
衲僧將甚麼驗黃龍良久云大將還他肌骨好不塗  
紅粉也風流



本覺法真一禪師示衆云宗師爲人只與汝結破情  
解令汝自悟譬如金在礦中冶者只是與汝烹鍊除  
其鑛穢而已若是金體則是本有非人造作得來又  
如磨瑩寶珠只是去其塵垢而已若光彩是珠熟上  
本來自有亦非人能與之學者自不向前躡穿口管  
望人說破將謂是教得說得駢年得會麼又曰學道  
猶如鑽火一鑽須緊如一鑽若得熱相現前切要加  
功不可停息若停息則廢却前功無由得火龍牙和  
尚頌云學道如鑽火逢煙且莫休參學之士到情識  
伎倆盡處百不會如平地上有氣死人相似如熱相

現前却須向前體究忽然有箇省處此即真實也若  
一念退即要悟無因矣又曰學道之人多是不解用  
心一向背馳不能返照如入觀射不應觀垛須看箭  
發處始得今時人被語脉裏轉却良爲此也又曰禪  
家語言不尚浮華唯要朴實直須似三家村裏納稅  
漢及嬰兒相似始得相應他又豈有許多般來此道  
正要還淳返朴不用聰明不拘文字令時人往往嗤  
笑禪家語言鄙野所謂不笑不足以爲道又曰古者  
道自己眼若不開鑽入釋迦老子肚裏去肩下來只  
是箇解行底屎撮有般漢註在宗師會下全不肯做



工夫久後到別處便云我知某人法席下來及乎問  
著熏漫漫地更有般底見他從尊宿處參學底人到  
別處納敗闕便并其師輕薄云不會為人彼師佛法  
元來只如此不道當人自打不徹昔日洛浦又為臨  
濟侍者一日辭去游方濟云我有一頭赤梢鯉魚搵  
頭擺腦直往南方去也及到夾山拜起正身而立山  
曰雞棲鳳巢非其同類出去云自遠趨風乞師一接  
曰目前無闍梨此間無老僧浦便唱山曰住住闍梨  
不得草草匆匆雲月是同溪山各異截斷天下人舌  
頭則不無爭教無舌人解語浦茫然山便打遂留夾

山臨濟聞云可惜一頭赤梢鯉魚向畜癩瓦裏浸殺臨  
濟可是不解為人彼師佛法只如此也不見道一兩  
所滋根苗有異切不可容易望風擬議他尊宿大有  
因果在又曰古人雖則徧參知識承嗣燒香只為最  
初發明之師非是別底不如此人揀人承嗣蓋不忘  
本也今時見人曾參某人却不承嗣却承嗣某人便  
謂前人不如彼人生輕重心又有般底或受他摩拊  
或希他勢望便忘本逐勢既有慚怍欲釋人非返生  
毀謗如斯之輩閻羅王未放你在古人接得弟子却  
指令承嗣他人則睦州云雲門大愚与臨濟是也不



似今時勾祀人家男女灑粥送與三間屋子今承嗣  
他若總如此佛法豈得殊勝敗壞宗門有現世殺者  
自不省耳云云

泐潭湛堂準禪師示衆僧問金剛經中道一切賢聖  
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未審如何是無爲法曰水底  
泥牛吼火中木馬嘶云爲甚麼却有差別曰春力無  
高下華枝自短長云這箇是教意如何是祖師西來  
意曰煙村三月裏別是一家春云恁麼則祖意教意  
了不相干曰有不是無云若然者施主露恩去也曰  
但知隨例食餽子僧禮拜師乃曰井底烏龜頭帶雪

七六五四三二一神通隱顯百千門一一皆從此經  
出遂以拂子擊禪床一下曰豈不是從此經出又唱一  
喝曰豈不是從此經出是以過現未來一切諸佛三十  
二大人相八十種隨形好十力四無所畏十入不共  
法若不從此經出即不能成就地前地後一切菩薩  
歷三祇涉五位斷二障明一心自利利他修行進趣  
若不依此經即不能成就一切緣覓一切聲聞觀十  
二緣空悟四諦真理得八解脫證六神通若不依此  
經即不能成就乃至西天此土諸代祖師古往今來  
一切知識種種建立種種流爲至如木山打鼓聲



輓毬臨濟三玄洞山五位以陵銀枕裏盛雪雪海北  
斗裏藏身隱顯縱橫千差萬別若不依此經即不能  
成就是故金剛經中說一切諸佛阿耨菩提之法皆  
從此經出但是世出世間一切諸法未有不從此經  
出者佛之與法且拈放一邊且那箇是此經莫是以  
兩手舒空作展經勢麼莫是叉手當曾進身三步麼  
又莫道最初是如是我聞末後是信受奉行麼又莫  
是但莫著他文字語言麼又莫是但向斜掉沒交涉  
處道一句便得麼若作如是見解天似隔靴爬癢若  
不作如是見解畢竟作麼生遂以拂子擊禪床一下

云湏是恁麼明得苟能如是明得於曉夕日用之間  
未有一處而不聞法是以金剛經中道在在處處即  
爲有佛一切法皆是佛法恁麼見得一任三門頭合  
掌佛殿裏燒香寮舍裏橫拈倒把左卷右舒擲去拋  
來朝讀暮誦這一卷經若是展去也豎窮三際橫變  
十方周沙界之羣生遍剎塵之品類包羅乃有統括  
二儀無一法而不明無一法而不顯可謂是法門重  
疊如雲起於長空行解分披似華鋪於錦上言言見  
諦情志於二十七疑句句朝宗妙契於三十二分有  
而不有空而不空明法界則一體同觀說去來則威



儀寂靜窮微盡妙豈不極於斯矣其卷去也百討盡  
麼一點墨經頭邊只有一箇以字不成八字不是不  
知是箇甚麼字設使須菩提解空第一到這裏也只  
得目瞪口呆憶得昔日有一僧問睦州云經頭以字  
不成八字不是未審是箇甚麼字睦州乃彈指一下  
云會麼僧云不會州云上來表讚無限聖因蝦蟇跨  
跳上梵天蚯蚓驀過東海大衆且道睦州當時爲這  
僧說這箇字不說這箇字若道說因甚麼睦州却問  
這僧云會麼若也明得不唯使施主罪滅福生亦乃  
自家平生慶快其或未明三德六味施佛及僧復唱

一喝曰珍重

太平佛鑿勲禪師示衆衆集師曰還委悉麼若也委  
悉功不浪施如或未然彼此鈍置欲知此事觀面相  
呈末語已前早是蹉過如金翅鳥王入阿盧大海擊  
開雪浪直取龍吞眼睛定動之間早已喪身失命况  
乃低頭下度識路追尋何啻白雲万里吳鋒寶劍常  
露現前亦能殺人亦能活人沙門眼目函蓋世界把  
定乾坤永無絲毫許滲漏所以此事一塵繞起大地  
全收在天地而不在天地所以爲蓋爲載其實未嘗  
蓋載在日月而不在日月所以能爲照爲臨甘露亦



嘗照臨在海嶽而不在海嶽所以能為高為深其實  
未嘗高深在陰陽而不在陰陽所以能生能殺其實  
未嘗生殺在雨露而不在雨露所以能為濕為潤其  
實未嘗濕潤在雷霆而不在雷霆所以能鼓動庶物  
其實未嘗鼓動在衲僧而不在衲僧且道能箇甚麼  
切忌道著室中兄弟累累來說又坐看話無所趣向  
欲得半月十日普請入室一次舉覺古今因緣提掇  
教訛貴得有所滋益既然相諾豈謂起動在上尊宿  
兄弟由賜見臨言詞鄙俚無可采聽殊深愧悚然此  
間為入室兄弟說話言語似乎太殺近前坐坐諸宿

德亮察不以見疑即為幸甚每見學道兄弟有者不  
未省悟唯務言說要會他古人因緣豈非大錯他古  
人只是一期對病施方隨機發藥遂有如許多葛藤  
路門如標月指頭敲門瓦子意只是假扣開門因標  
見月僅得門開月現瓦子指頭何用之有所以諸佛  
出世隨宜說法廣設多門如握空拳以止悲啼之子  
學道兄弟若無省悟設使智如流水辯若懸河倒念  
得一大藏教於這事上轉沒交涉參須實參悟須實  
悟研窮教徹底去不是今日下得一轉語明日過得  
一則因緣古今因緣數若河沙有甚休歇畢竟不明



心地如何了達生死只如達磨初來時未有許多因緣爲甚有人悟道不可道他是聖人我是凡夫這箇事上不論凡聖優劣是以古今因緣大似世間地符開契相似山河大地廣闊無邊於中置得少許田園物產便以立箇開契分箇界分投官押印深藏篋笥以爲已有忽若一朝踏著皆屬自己從前地符開契何用佛法大海廓周沙界不屬方隅參學之人見不委脫於情識上自分界分數得一言半句以爲奇特於宗師邊相求印證宗師家事不獲已以冬瓜印子印定自此一人傳一人以爲究竟忽若一朝金剛眼

開照破四天下說甚麼聲色道眼識情唯心說甚麼權實平常差別異智都盧是箇甚麼明眼漢沒窠臼突然地蕩蕩無依七縱八橫一切臨時把來使用我爲法王於法自在誰肯倚他門戶傍他墻壁奉勸兒孫祖明心地莫愁不會因緣古今因緣也不道一時不看但將一則去看得透千則萬則皆同若道會得這一則未會那一則決定未是試與你舉尋常大家知底因緣和會將來看是同是別只如釋迦世尊王宮降誕纔出母胎叫一聲見人不會逐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且道明箇甚麼邊事



後於涅槃會上拈一枝華以青蓮目顧示迦葉迦葉  
微笑世尊遂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分付摩訶  
迦葉又是甚麼道理莫是與前來不同麼武帝問達  
磨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磨云廓然無聖帝云對朕者  
誰磨云不識又是箇甚麼道理二祖禮拜住位而立  
磨云汝得吾髓喚作兩般得麼六祖一日云汝等諸  
人速理舟楫吾欲歸新州僧云和尚云了幾時回祖  
云葉落歸根來時無口不可也是別有道理麼只如  
馬大師一喝百丈三日耳聾還別著得箇道理得麼  
其他德山棒臨濟喝雪峰轉毬俱胝豎指道三作舞

秘廣義丹霞燒木佛趙州勘婆子種種多端較量  
將來與釋迦老子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如合符契毫  
髮無差有般底見人恁麼說話便道但明取道眼因  
緣其他微細籠侷會却便休殊不知自是你籠侷只  
箇道眼因緣名字千錯萬錯了也有底道若恁麼只  
如洞山五位君臣三種滲漏臨濟四料簡近代浮山  
九帶薦福兩種自己不可也只是一同古人因甚有  
許多類聚編排殊不知正是一同只為一同所以古  
人類聚編排若是開悟之士觀來毫髮無異情解之  
流萬別千差是以古人云鑄瓶盤釵釧為一金撻亦



酪醍醐為一味若是徹底漢也不必如此瓶盤釵劍  
本是一金酥酪醍醐元是一味何須鑿撿又見一般  
兄弟認得箇昭昭靈靈動轉施為便道會了也到處  
要人印證揚眉瞬目合掌擎拳一捧一喝皆是我心  
全體恁麼來開口便是且道還當也不當可謂百千  
大海棄之唯認一浮漚體目為全潮此事無限量不  
可思議之事豈可將有作思惟限量情識擬議測度  
得及豈不見教中道如取螢火燒須弥山縱經塵劫  
終不能著又道有作思惟從有心起皆是六塵妄想  
緣氣非實心躰又道虛妄浮心多諸巧見不能成就

圓覺方便正是此矣然則真妄同源妄因真立其奈  
少有窮徹根源多是緣枝逐葉返成弄影底漢果若  
窮徹法源動靜去來皆如來藏如或未然只是認賊  
為子其家財寶終不成就返被情塵業識蔽塞光源  
妙智光明不能發露大用不得現前大丈夫自有於  
天意氣匝地威風威音不達於勒不後忽若道眼頓  
開坐斷毗盧頂額不見有祖佛出世天下老和尚瞻  
仰有分恁麼說話對諸作者面前大似炫耀見知塵  
瀆清駘然通心之士言外見意情妄之流未免輕笑  
記得天柱開山崇慧禪師云祖師西來似賣卜漢凡



你不會爲你鑽破卦文吉凶纔生在你分上一時白  
看時有僧問如何是實下底人曰出門便不中也若  
是山僧即不然粗意西來似鷓鴣相似吉凶將兆報  
人先知世人不會却謂鷓鴣喚作妖迷凶於人返遭  
斤逐鷓鴣不鳴吉凶自定雖本用好心不得好報忽  
有箇出來道適來說今古因緣無許多般事如今却  
作恁麼說話豈非語自相違但向伊道這裏別有好  
處待你作老鷓我却不向你說又云

天竺佛果圓悟勤禪師心要示隆知藏曰有祖以來  
唯務聖德直指不喜帶水拖泥布列窠窟籠置

人善釋迦老子三百餘會對機設教立世無範大段  
周遮是故最後徑捷省要接最上機雖自迦葉二十  
八世以示機關多顯理智至於付授之際靡不直而  
提持如倒刺竿盃水投釜示圓光相赴赤幡把明鑿  
說如鐵撼子傳法偈達磨破六宗與外道立義天下  
太平翻轉我天你狗皆神機迅捷非擬議思惟所測  
暨到梁游魏尤復顯言教外別行單傳心印六代傳  
衣所指顯著逮曹溪大鑑詳示說通宗通歷涉既久  
具正眼大解脫宗既變革通途俾不滯名相不墮理  
性言說放出活卓卓地胎灑自由妙機遂見行棒行



喝以言遣言以機奪機以毒攻毒以用破用所以  
傳七百年年支分派別各擅家風塔塔轟轟真知紀  
極然鞠其歸著無出直指人心心地既明無絲毫隔  
礙脫去勝負彼我身非知見解會透到大休大歇安  
穩之場豈有二致所謂百川異流同歸于海要須是  
箇向上根器具高識遠見有怨隆佛祖志氣然後能  
深入闡奧徹底信得及直下托得住始可印證堪為  
種草捨此切宜寶秘慎詞勿作容易放行也五祖老  
師平生孤峻少許可乾噪噪地壁立只靠此一著當  
自云如倚一座須弥山豈可落處弄滑頭瞞人把箇

沒滋味鐵酸鏤劈頭拈似學者少敲嚼須待渠桶底  
子脫喪却如許惡知惡見曾次不挂絲毫透得淨盡  
始可下手鍛鍊方禁得拳趨然後示以金剛三寶劍  
度其果能踐履負荷淨然無一事山是山水是水更  
應轉向那邊千聖籠羅不住處便契乃祖以來所證  
傳持正法眼藏及至應用為物仍當驅耕夫牛奪飢  
人食證驗得十成無滲漏即是本家道流也摩竭陀  
國親行此今少林面壁全提正宗而時流錯認遂尚  
泯默以為無縫罅無摸索壁立萬仞殊不知本分事  
恣情誦擗量便為高見此大病也從上來事本不



是岩頭云只憑目前些子箇如擊石火閃電光若洪  
不得不用疑著此是向上人行履處除非知有真能  
知之趙州喫茶去祕魔擎叉雪峰輶毬禾山打鼓俱  
胝一指歸宗拽石玄沙未徹德山棒臨濟喝並是透  
底直截剪斷葛藤大機大用千差万別會歸一源可  
以與人解黏去縛若隨語作解即須向本分草料譬  
如十斛馱乳只以一滴師子乳悉皆迸散要脚下傳  
持相繼綿遠直須不拘人情勿使容易乃端的也未  
後一句始到牢關誠哉是言透脫死生提持正印全  
是此箇時節唯踏著上頭關候子底便諳悉也隆公

知藏湖湘投機往還北山十餘年真探曠精通本色  
衲子遂舉分席訓徒已三載子被 睿旨移都下天  
寧欲得法語以表道契因為出此數段宣和六年十  
二月中泚佛果老僧書

龍門佛眼遠禪師示衆曰如今直下信道是也已名  
不唧溜者况更不能直下信得又堪作甚麼直下信  
道是何名不唧溜者從前許多時甚麼處去來須知  
已失一楸了也便見從前不了底却成分外之見我  
觀從上古人有從迷得悟者所有流布皆是從迷得  
悟法門有悟了知迷者所以流布皆是悟了知迷法



門有無迷無悟者所以流布皆是無迷無悟法門其  
次來迷外得悟者亦甚多固不足道况不知悟亦不  
了迷此正是凡夫也從上南泉歸宗諸人方喚作無  
迷無悟之見如今學者也越口說無迷無悟又何曾  
到來不得容易出言蓋為你有疑在我今問你一件  
事初入母胎時將得甚麼物來你來時並無一物只  
有箇心識又無形無貌及至死時棄此五蘊擔子亦  
無一物只有箇心識如今行脚入眾中者箇是主宰  
也如今問你受父母氣分精血執受名為我身始於  
出胎漸漸長成此身皆屬我也且道屬你不屬你若  
道屬你初入胎時並不將一物來此箇父母精血幾  
時屬你又只合長在百年依舊拋却死屍又何曾屬  
你若言不屬見今一步也少不得罵時解嗔痛時能  
忍作麼生不屬你得試定省看道是有是無管取分  
疎不下蓋為疑根不斷道有來初生時漸長至三歲  
五歲乃至二十時決定不移到四十五十而此身念  
念遷謝念念無常決定喚作有不得道無來種種運  
為皆解作得道無且不得昔有一人因行失路宿一  
空屋中夜有一鬼負一死屍至續有一鬼來云是我  
屍前鬼云我忘彼處將來後鬼強力奪之前鬼云以



中有客子可證二鬼近前云此屍是誰將來客子思  
惟道二鬼皆惡必有一損我我聞臨死不妄語者必生  
天上遂指前鬼曰是這鬼將來後鬼大怒拔去客子  
四肢前鬼愧謝曰你為我一言之證令你肢體不全  
遂將死屍一一補却頭首心腹又被後鬼所取前鬼  
復一一以屍補之二鬼遂於地爭食其肉淨盡而去  
於是客子眼前見父母身體已為二鬼所食却觀所  
易之身復是何物是我耶非我耶有耶無耶於是心  
大狂亂奔走至一精舍見一比丘具述前事比丘曰  
此人易可化度也知此身非有心乃為略說法要遂  
得道果汝等諸人只說參禪舉口緣便喚作佛法此  
是禪髓何不恣麼疑來參取會得麼你身不是無有  
是心有身則未嘗有無是心無身則未嘗無你會得  
麼更說箇心亦不有亦不無畢竟不是你本有今無  
本無今有漸常見解久立

泐潭闡提照禪師示眾曰諸公好熱熱一上了又寒  
一上寒寒熱熱煎迫人太煞你若已事已明時寒也  
從他寒熱也從他熱若是已事未明時寒時寒殺人  
熱時熱殺人且道不寒不熱時人在甚麼處佛在甚  
麼處無佛亦無眾生佛只是覺義謂之自覓覓他覓



行圓滿要得會麼只如你被虱咬便是自覺知咬也  
人亦復如是便名覓他及知我而衆生本來平等是  
名覺行圓滿那裏更有佛來你輩而今參禪只是奉  
佛奉佛是心外法故名外道是名邪見豈不見釋迦  
如來云我於過去世見然燈佛實無一法可得又觀  
音菩薩云我於過去世見古觀音豈更別有佛來你  
輩而今不要別見你但張上座見古張上座李上座  
見古李上座便没人奈得你何十二時中不得自由  
只為愛奉佛去便被這死屍四大五蘊礙殺你所以  
寶峰切切教你如大死底人去便不費多心力若能

如大死入便不見有四大乃至七大性自滅七大者  
地水火風空識竟也是空大者是你禪和子坐到一  
念不生前後際斷物我俱忘唯見空無所有被空性  
一包却便不見有四大而空無自性因性立空又坐之  
已久不見有四大只有箇曉事底人便曉作識大今  
時人做工夫到這裏便喚作本來面目便依法身此  
正是認賊爲子若遇寶峰教你一時放下若能一時  
放下便待從生至老也做得箇老爛禪和亦是依  
教理行果修行且不是教外別值所謂教理行果者  
從上諸聖說底名言謂之教依名言趣向禪之理依



名言所行謂之行法名言所證謂之果然未見此受  
但依實峰如大死人時更不見有靈識腹血淋漓之  
狀便無水六又不見有溫燙并動轉危為危之六六  
風六更不見有前後際斷物我俱忘便無三六六不  
見有曉言在八便無識大更不見有自念元能會行  
圓滿便無六六六六既空三十二六八一種空歷金  
色那理得來所以道本奇妙明性空即如所頌作法  
身無相猶如虚空你若知法身便屬法身便言言衣  
與飯般屎送尿便屬此身不見六六六六道三身四  
智解中玄八解六通心地印又三三三見無一物亦

無人亦無佛大十沙界海中一塵一切聖賢如雲霧者  
是寶峰即向依道了了見如大死人六六六言亦無這  
直是全身行異類處處相逢處處真真六六  
開善密庵謙禪師解夏示眾曰先賢之固結夏謂之  
護生禁足三月安居晚學初機修行辦道宜守三三  
四威儀中無令過失敢問六眾且作麼生修作麼生  
行若道有法可修可行便成欺誑若道無一法可修  
可行又如何得安穩去不見昔有僧問一老宿如何  
是修行宿曰見性是修行往往叢林中見這般說話  
便以為尋常殊不知他古人實證實悟到究竟處只



據本分答他無許多華巧也不行棒亦不下馮又不  
道蝦蟆躡跳上梵天蚯蚓鳶過東海總不如此只平  
白向他道見性是修行也不妨真實且作麼生是你  
諸人性又作麼生見這些子事直是好笑未見時千  
難萬難及此見了無易得恁地易因思舊日有箇同  
參兄弟只在老和尚身畔參禪崖到那夜倆盡處只  
是不能得透每日入空閑他時只答道不會有箇後  
生笑他參禪許多年只道得箇不會同參聞得甚回  
耐他道小鬼頭你未出世時我已三度去霍山廟裏  
退牙了也好教你知後來參得禪了到底中相聚一

日因舉勇和尚頌古山僧舉頌云通仙入語云無量  
劫來曾未遇如何不動到其中莫言佛法無多子最  
苦瞿曇那一通山僧愛他道如何不動到其中既不  
動如何到咩咩這裏便是交加處間不容髮難也只  
在這裏易也只在這裏湏是箇沒量漢始得同參却  
問因其麼道最苦瞿曇那一通山僧却向他道你未  
出世時我已向霍山廟裏三度退牙了也相對不覺  
呵呵大笑自然打著南邊動北邊如此可笑作見性  
三世諸佛見你迷却此性枉被輪迴所以與慈運悲  
廣說三乘十二分教如將蜜果換苦葫蘆淘汝諸人



業根本無實事為你有箇眾生見便將箇佛來淘你  
為你有箇無明見便將箇菩提來淘你為你有箇生  
死見便將箇涅槃來淘你你若無許多見則佛亦不  
用出世亦不用說法亦不用說見性亦不用說修行  
蓋此性上本無佛亦無眾生本無菩提亦無煩惱本  
無涅槃亦無生死所以古人道無三界可出無菩提  
可求無佛祖可成無眾生可度淨裸裸亦灑灑沒可  
把雖無可把却能現佛現眾生現菩提現煩惱現涅  
槃現生死你莫看他現底未現時是箇甚麼所以臨  
濟和尚云學道人須要得真正見解若得真正見解

生死不滯去住自由不用求他殊勝殊勝自三如此  
方喚作修行不是別法教你修行若別有法盡屬三  
乘因果次第非本來佛古人謂之情存聖言解在果  
因未能逾越聖情過諸影迹若能一念緣起無生超  
彼三乘權學等見山僧今夏修行有無量功德凡解  
夏之日謂之衆僧自恣日有缺犯無缺犯須恣自己  
意對佛披露今夜不免對人天大眾前一一披露云  
也好事大家知分明聽取自結夏後聞當山慈覺卧  
疾即過來問疾又黃亭衆信作水陸請普說赴其音  
說歸來送慈覺茶毗迤邐受開善請入院開堂賓客



往還迎來送去勞勞地直到今日且道是佛法是世  
法是見性是不見性修行是不修行到這裏如何  
定當往往十箇有五雙定當不出因記得鵝湖和尚  
上堂云莫道未了底人浮通通地設使了得底人明  
得知有去處尚乃浮通通地雲門下來舉此話問首  
座意作麼生座云浮通通地門云首座在此久住頭  
白齒黃作這箇語話座云未審上座又作麼生門云  
要道即得見即便見若不見莫亂道座云只如堂頭  
道浮通通地又作麼生門云頭上著枷脚下著相座  
云恁麼則無佛法也門云此是文殊普賢大人境界

師曰大小雲門前頭赫殺人後頭笑殺人山僧當時  
若見便向他道且莫惡口你諸人聞恁麼道又不得  
去這裏博量直須實頭到這田地始得若實到這田  
地方知他雲門落處即知鵝湖落處既知鵝湖落處  
即知開善落處既知開善落處即知當人自性落處  
既知當人自性落處未可便休更須參三十年待別  
有生涯始得為甚麼如此不見道地頭却要重措養  
萬萬千千出一毫以拂子擊禪床一下  
徑山別峰印禪師示眾曰直截簡徑廣大明白底一  
段大事諸人自打之透自丈著藤遠見紛紛紜紜曲



曲屈屈卒了不下拈拂子曰見麼屈曲了也擊禪床  
曰紛紛了也直饒機如掣雷辯似懸河分疎得行赴  
赴得到不如還我第一頭來今早室中初無奇特亦  
無玄妙只問兄弟荔枝因甚麼赤十箇有五隻莫擬  
如何祇對只這求話會欲祇對底是大病也鼻孔在  
老僧手裏豈是要你答轉語施一伎倆合得也便道  
是也莫道會盡古今會盡差別會盡大機大用石火  
雷光父子君臣擒縱殺活只箇裏一點不明則許多  
皆沒交涉更說甚麼大話豈不見黃面老子道松直  
棘曲鶻白鳥玄皆了元由敢問大家松因甚麼直棘

因甚麼曲鶻因甚麼白鳥因甚麼玄有一般杜撰底  
便道差別因受差別報我且問你松造甚麼因棘受  
甚麼報管你分疎不下又有一般道松自然直棘自  
然曲鶻自然白鳥自然玄此是西天九十六種中自  
然外道見解也又有一般喚作唯心便引三界唯心  
萬法唯識以為證據我且問你既是一心為甚麼有  
曲有直有玄有白又是分疎不下又有一般道萬法  
本閑唯人自鬧起許多分別作甚麼我且問你喚曲  
作直得麼喚白作玄得麼又亦分疎不下諸兄弟如  
上惡知惡見皆是不了元由自打之遶自求葛藤不



曾到簡徑直截處廣大明白處豈不見白雲驀展手  
曰因其麼喚作手且道白雲意在甚麼處又如何祇  
對宗門下無有不管底法無有不透底事問著便要  
七穿八穴不問一點也瞞他不得此是本分參學人  
分上事真道喝一喝打一棒蹉過了也直下便是只  
管口皮上轟將去肚皮裏元黑漫漫地且得沒交涉  
昔趙州見僧忽焚火起問云不要喚作火喚作甚麼  
這老漢擔枷過狀而多少開口不得被他換了眼睛  
也又僧問多福如何是多福一叢竹曰一莖兩莖斜  
云學人不會曰三莖四莖曲古人不妨簡徑不妨綿

密後人喚作明竹荅竹問木荅木有甚麼玄妙晦堂  
和尚初自南雄來負文章慧辯一肚皮依西峯悅禪  
師三年並無近傍處又依南禪師二年下盡工夫亦  
無近傍處遂棄去不願參禪往山主院中過夏因閱  
傳燈錄至這來僧問多福一叢竹因緣驀然頓悟親  
見二師相為處遂徑歸黃檗展坐具南曰子入吾  
室矣且道海堂見箇甚麼便恁麼不同所以道參禪  
人切忌向語脉裏轉却晦堂又嘗請益南禪師云大  
事本來如是和尚何用教人看話頭百計搜尋南曰  
若不如是令汝究尋到無心處自見自肯吾即埋沒



汝也諸兄弟此是古人脚踏實地處吐氣出來無不  
的確無不諦當而今要會這荔枝因甚麼赤亦須自  
見自肯與他晦堂趙州白雲把手共行則松直棘曲  
鵲白鳥玄以至天地日月山州草木鳥獸人民四聖  
六凡皆穿透矣要道便道要拈便拈更不借他鼻孔  
出氣也果然恁麼則返觀向來蹉過多少好事了也  
莫有不蹉過底麼在舍只言為客易臨洌方覺取魚難

嘉泰普燈錄卷第二十五

音釋

擗側九切齧音查齧音斷橡音干蹻音去躄音去躄音去躄音去躄音去

接儒追切聲當作塗音茶博音團筭音頻



嘉泰普燈錄卷第二十五



嘉泰普燈錄卷第二十六

平江府報恩光孝禪寺目僧

爰編

拈古

蔣山佛慧泉禪師二則

翠岩真禪師三則

白雲端禪師三則

保寧勇禪師二則

黃龍晦堂心禪師二則

泐潭真淨雲庵文禪師三則

大瀉真如詰禪師二則



法雲圓通秀禪師二則

智海正覺逸禪師二則

上方益禪師三則

五祖演禪師六則

黃龍死心新禪師四則

兜率真寂悅禪師一則

泐潭祥禪師二則

雲峰祖燈璿禪師一則

泐潭湛堂準禪師五則

太平佛照勤禪師六則

天寧佛果圓悟勤禪師四則

龍門佛眼遠禪師二則

大隨南堂靜禪師四則

九仙清禪師二則

崇覺空禪師一則

淨因蹠庵成禪師二則

淨慈月堂昌禪師二則

大瀉佛性泰禪師七則

徑山大慧普覺杲禪師六則

淨因枯木成禪師二則



護國此庵元禪師一則  
西禪瀨庵需禪師二則  
大瀉日庵果禪師二則  
何山佛燈珣禪師一則  
烏巨雲堂行禪師四則  
大瀉此庵忠禪師一則  
西禪此庵淨禪師二則  
靈隱佛海遠禪師二則  
天童應庵華禪師六則  
道場正堂辯禪師一則

教忠晦庵光禪師一則  
東禪蒙庵岳禪師一則  
開善密庵謙禪師二則  
東林卍庵顏禪師四則  
玉泉窮谷璉禪師二則  
國濟簡堂機禪師三則  
天童密庵傑禪師一則  
資壽尼無著妙總一則  
蔣山佛慧泉禪師二則

舉已陵示衆祖師道不是風動不是地動既不是風



幡向甚麼處著有人與祖師作主出來與巴陵相  
見雪竇道風動幡動既是風幡向甚麼處著有人  
與巴陵作主出來與雪竇相見師曰要知二尊宿  
落處麼蔣山爲你說箇譬喻一似箇人家柱上從  
來極有涯業有二兄弟各各闢使大者使五百小  
者使一貫日往月來闢使不已遂將祖父涯業一  
時蕩盡累他子孫無安身立命處忽有一親友見  
其子孫孤露遂將伊家祖上宅舍借伊居止其間  
子孫須思舊時祖業如何却屬他人須作方便討  
得當時契書方爲究竟若趁目前過日得即得未

免住在他人屋下大衆蔣山爲你說譬喻了也且  
問諸人作何方便討得當時契書

舉僧問夾山境話法眼云云 師曰諸禪德法眼和尚  
話墮也不知若不喚作境待喚作甚麼既不能截  
斷兩頭致令後代兒孫透相齧嚼便道天地同根  
萬物一體心外無法法外無心種種計較一似夢  
中說夢相似豈知鬼子母失却愛兒無處尋蹤森  
沙神倒被地纏眼中出血

翠岩真禪師三則

舉盤山似地擎山云云 師曰盤山力盡神疲也是盤



雲上樹還知有不歷諸聖階梯獨運物外者麼  
遂大笑

舉德山托鉢師曰岩頭德山一狀領過雪峰一千五百人善知識地在

舉寶應示眾云欲得易會麼第一莫討問來問問在  
荅處荅在問處你若擬議老僧在你脚底師曰實  
應只解托住翠岩即不然寒山倒地拾得扶起豐  
干禮拜不見文殊更有觀音菩薩魚行酒肆且不  
識主人翁乃卓拄杖一下

白雲端禪師三則

舉僧問洞山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曰火後一  
師曰白雲即不然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又向道  
牆壁有耳

舉甘贄行者接待有僧曰行者接待不易贄曰譬如  
餒馱餒馱馬瑯瑯和尚云快把飯來師曰瑯瑯雖  
有不犯之令若是白雲即不然譬如餒馱餒馱馬但  
對道願行者常似今日

舉龍牙偈曰一切名山到因脚辛苦多年與襪著而  
今年老不能行手裏把箇破木杓師曰龍牙老人  
可謂熟處難忘



保寧勇禪師二則

舉雪峰示眾云南山有一條鼈鼻蛇汝等諸人切須好看長慶云云師拈起拄杖召曰大眾喪身失命了也

舉無著遇文殊喫茶次文殊擡起玻璃盞曰南方還有這箇麼師代以手指口

黃龍晦堂心禪師二則

舉世尊拈華迦葉微笑師曰直下穿過彌縫已是換却眼睛臨危不在悚然向甚麼處見釋迦老子

舉莊宗云朕恢復中原收得一寶只是無人酬價與

化云云師曰與化一期見機而作爭奈埋沒伊一

朝天子當時若但向道蚌蛤之珠收得也無用處教伊向後別有生涯免得遞相鈍置而今若有問

上座又作麼生酬價

泐潭真淨雲庵文禪師三則

舉三聖道我逢人即出出則不為人與化道我逢人

即不出出則便為人師曰看這兩箇老古維霜得

臨濟此子活計各自分疆列界氣衝宇宙使明眼

衲僧只得好笑諸禪德且道笑作甚麼還知落處

麼若知一任七顛八倒若不知且向三聖與化看



藤裏齧

舉三聖問雪峰透網金鱗以何為食師曰後哉後哉  
快活快活恰似一隻鷄子莫驚著保寧即不然透  
網金鱗以何為食待你出網來即向你道待他道  
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但拽拄杖打出  
三門外復曰也好快活恰似一隻虎莫動著諸禪  
德且道保寧快活何似三聖快活莫有快活底漢  
麼出來定當看良久喝曰把手拽不住

舉臺山路上有一婆子凡有僧問臺山路向甚麼處  
去云驀直去僧擬行婆云好箇阿師又恁麼去也

師曰游臺山者憧憧往來莫知其數未有一人不  
被伊瞞唯有趙州一日謂眾曰臺山下婆子被老  
僧勘破了也大衆雖然不受伊瞞若點檢來也好  
與婆子手中棒且道趙州過在甚麼處若知趙州  
過處方解不受人瞞歸宗門下莫有不受人瞞底  
麼咄

大瀉真如詰禪師二則

舉芭蕉拄杖子話師曰大瀉即不然你有拄杖子我  
奪却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大瀉  
既然如是諸人還用得也未若人用得德山先鋒



臨濟後令若也用不得且還本土

舉世尊一日見文殊在門外立乃云文殊文殊何不入來文殊曰我不見一法在門外何以教我入門師代曰吾不如汝

法雲圓通秀禪師二則

舉首楞嚴經云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師以手空中一畫喝曰九流於是乎交歸衆聖於是乎冥會乃知新羅高麗南番日本西天此土十方世界一切人民盡在諸人鼻孔裏叫叫鬧鬧東頭買賊西頭賣貴諸人還聞麼若不聞還我耳朵來

舉雲門問僧光明寂照徧河沙豈不是張拙秀才語僧云是雲門云話墮也師曰甚處是話墮處忽有人問法雲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只對伊道話墮也還會麼具眼底辨取

智海正覓逸禪師二則

舉夾山偈曰明明無悟法悟法即迷人長伸兩脚睡無偽亦無真師曰諸禪德此乃療久患實所者病之妙藥未到化城之士切忌錯服服之則着婆拱手醫王皺眉

舉趙州示衆云老僧有時將一枝草作文六金身有



時將丈六金身作一截直上峰云我有时將拄杖  
子作三世諸佛有时將三世諸佛作拄杖子師曰  
此二尊宿一時熱發狂語狂言指神話鬼智海即  
不然有时將丈六金身喚作文六金身曾題卍字  
項佩圓光合掌讚嘆曰容顏甚奇妙光明照十方  
我適曾供養今復還親近有时將拄杖子喚作拄  
杖子不長不短不直不曲亦讚嘆曰柳栗出匡頂  
萬中無一枝得來為至寶行坐鎮相隨只如山僧  
恁麼道還塞得諸方口麼自曰塞不得又曰為甚  
麼塞不得青山只解磨今古流水何曾洗是非

上方益禪師三則

舉趙州洗鉢孟話師曰趙州不唯瞎却這僧眼直得  
南北叢林盡向鉢孟上作活計當時幸好箇喫茶  
去不解道得

舉臨濟上堂云我在先師處三度喫六十棒如蒿枝  
拂相似云云師曰照用之機不無臨濟要且打得  
箇皮下無血底這僧當初若會經見云誰為我下  
手但云貧兒思舊債待伊拈棒却向道自己雖然  
急他人未肯忙直饒臨濟令行也是拗曲作直  
舉趙州訪二庵主因經師曰避得風雷重遭霹靂



五祖演禪師六則

舉教中道若有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虛空悉皆消殞  
雙泉即不然若有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虛空築著  
磕著

舉梁武帝問達磨如何是聖諦第一義曰廓然無聖  
帝云對朕者誰曰不識又僧問六祖黃梅意旨其  
麼人得曰會佛法人得云和尚遠得否曰不得云  
和尚為甚麼不得曰我不會佛法師曰大小大祖  
師問著底便是不識不會為甚麼却見於徧地復  
曰一人傳虛萬人傳實

舉云見挑華悟道玄沙未徹師曰說甚麼語當更  
參三十年始得

舉僧請益瑯琊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曰清  
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其僧悟去師曰金屑  
雖貴落眼成翳

舉國師無縫塔師曰前面是真珠瑪瑙後面是瑪瑙  
真珠東邊是觀音勢至西邊是普賢文殊中間有  
一首幡被風吹著道胡盧胡盧

舉趙州狗子無佛性師曰大眾你諸人作麼生會老  
僧尋常只舉無字便休你若透得這一箇字天下



人不奈何你諸人作麼生透還有透得徹底麼有  
則便出來道看我也不要你道有也不要你道無  
也不要你道不有不無你作麼生道

黃龍死心新禪師四則

舉僧問文山如何是相似句曰荷葉團團似鏡菱  
角尖尖似錐復曰會麼云不會曰風吹柳絮三  
毬走雨打梨花皎蝶飛師曰夾山簷前捧日未是  
高明狹路分歧寧同大轍要會相似句麼白鷺沙  
汀立芦華相對開

舉多福一叢竹師曰斜即任斜曲即任曲喚甚麼作

多福一叢竹

奉僧問雲門樹凋葉落時如何曰鉢露金風師曰六  
小雲明境上縛殺雲岩即不然樹凋葉落時如何  
珊瑚枝枝撐著月

舉南泉問黃檗甚麼處去云擇菜去曰將甚麼擇菜  
豎起刀子泉曰只解作客不解作主師曰精金百  
鍊本分錘鎚往往今時師僧將黃檗南泉只作樗  
菜會却

兜率真寂悅禪師一則

舉曹山一日入僧堂向火次僧云今日好寒曰須知



有不寒者云誰是寒者山焚火示之僧云莫道  
無人好山拋下火借云某到這裏却不會山曰日  
照寒澗明更明師曰這僧雖行合行不行之路未  
免直裏藏身曹山有應不應却應之機半茶半湯  
盪影這兩箇不解端然向火寧免挂後人齒牙若  
齧不破須信言中有味若嚼得破方知舌上無鹽  
既然如是堯率何曾踏著吉人脚跟遂渠一喝  
泐潭祥檀師二則

舉祖師道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隨流認得性無  
喜亦無憂師曰鴈過霜秋山舍之樹六株與普賢

二人到功未分勝負遂唱曰却被寶峰一喝休瞞  
安家立業

舉雲門一日示眾將佛子撼一下云這裏得箇人處  
捏怪去也日本國裏說禪二十三天上有箇人出  
來喚云吽吽特庫兒師曰後來叢林道雲門脚跟  
不點地誠實苦哉寶峰道日本國人說禪得因却  
來寶峰拄杖頭上歇息要為大宋人說法還闍摩  
良久曰矢上加尖

雲峰祖燈瑤禪師一則

舉日出連山月圓當人不是無身不欲全露師曰大



衆龍牙山裏無眼毒龍從前行脚不曾世保道得  
一句及乎住院盡力只道得一半山僧今日爲混  
沌盡眉去也良久曰放憨作麼

泐潭湛堂準禪師五則

墨藥山問雲岩師子師曰藥山雲岩銃置殺人兩子  
父弄一箇師子也弄不出若是準上座只消獨自  
弄拽得來拈頭作尾拈尾作頭轉兩箇金睛櫻幾  
鈎鐵爪吼一聲直令百里內猛獸潛蹤滿空裏飛  
禽亂墜準上座未弄師子請大衆高著眼先看做  
一箇定場以拄杖擲下云箇中消息子能有幾人

知喝一喝

舉永嘉道直截根源佛所印摘葉尋枝我不能師遂  
拈拄杖卓一下曰大小直截或有箇秀才出來道  
雲巖長老你佛法得恁麼簡易即向伊道田庫奴  
你豈不聞孝經序云朕聞上古其風朴略

舉雪峰低頭掃庵師曰大衆雪峰是會未後句不會  
未後句若道會岩頭又道當初悔不向他道未後  
句若道不會因甚而今兒孫徧天徧地雖與我同  
條生不與我同條死未後句岩頭爲劈頭說破也  
未免有些般訛文象先德一舉便知後學初機莫



道不疑好

舉仰山羅漢騰空亦至師曰諸禪德可惜仰山放過  
這漢當時若是昏迷便與擒住須教維那僧堂前  
撞鍾集衆責狀趕出况佛法不當人情伊既無羅  
漢我生已盡荒行已立為甚麼不歸家穩坐只管  
游山歌水參

舉雲門拈卍尊生下一手指天一手拍地師曰雲門  
大師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道我一朝權在手看  
取令行時殊不知盡法無民準上座即不然待這  
老子纔生下來未行未開口之時向伊面前結一

道金櫃藏魂印一禁禁定教這老子言訶路絕心  
行處滅不唯使釋迦老子自家得不安樂處亦乃  
使千方法界眾生一切安樂諸禪德且道雲門是  
準上座是若道雲門是準上座又何用別說苦道  
雲門非不可將佛法作得失是非會也若不作得  
失是非會又是顛頑佛性籠侗真如且道畢竟作  
麼生莫言佛法無多子不是苦心人不知咄

太平佛鑑叢禪師六則

舉為山與僧語次僧云大好兩日甚麼處是好處偈  
無語為却曰大好兩僧云甚麼處是好處為乃指



兩示之僧又無語焉曰何得大智而點師曰為  
尋常眼放雷光到這裏却著賊也不知山僧不是  
抑強扶弱黨理不黨親且道那裏是著賊處若於  
此檢點得出便能騎賊馬追賊奪賊槍殺賊若檢  
點不出兀有言說皆是與賊過梯智海今日路見  
不平與諸人并賊捉獲擲下梯子曰諸人各自認  
取贓物

舉瀉山同陸侍御入僧堂陸問如許多僧為復是喫  
粥飯僧為復是參禪僧曰亦不是喫粥飯僧亦不  
是參禪僧云在此作甚麼曰侍御自問取他看師

曰瀉山元來小膽被這俗官一問直得手忙脚亂  
閉戶閉門若是老僧即不然大開門戶放伊入來  
此是參禪僧喫粥飯僧向伊道是喫粥飯了參禪  
僧待伊眼睛定動便與木楔子換却教伊做箇惺  
惺歷歷底侍御若處廟堂之高則致君為堯舜之  
君或在江湖之上則致民為堯舜之民豈不快哉  
乃呈起數珠曰諸人還見這箇麼良久曰此是老  
僧來京師換得底諸人各自歸堂摸索看

舉三平參石鞏平後舉似大顛曰既是活人箭為甚  
麼向弓弦上舞三平無語顛曰三十年來要入舉



此話也難得師曰大小三平元來只是箇死漢若  
非死漢又覓甚麼活人箭石鞏龍頭蛇尾矢在弦  
上又却不發當時若便與一箭那裏得來大顛作  
死馬醫醫之不瘥從他掘地深埋且如智海恁麼  
批判古今還有過也無細雨洒華千點淚淡煙籠  
竹一堆愁

舉谷山問秀溪聲色純真時如何曰枕鳴作麼山從  
東過西立溪曰若不恁麼則禍生山却從西過東  
立溪下禪床行三五步山把住云聲色純真又作  
麼生溪打一掌山云百年後要箇人下茶也無溪

曰要谷山老漢作麼山大笑師舉了呵呵大笑曰  
也大好笑有甚好笑處樓前巧鸞双双語林內嬌  
鶯對對飛因看古人無義語等閑又得一聯詩

舉南泉示眾曰文殊普賢昨夜三更起佛見法見趙  
州出眾云云師曰大似無手人行拳無口人叫喚  
無手人掩著無口人口無口人齧著無手人手恁  
麼會得方知道法性不動動徧三界之中至理無  
言言滿四天之下若也不會紅塵飛碧海白浪湧  
青岑

舉披雲去看天仙纔入方丈仙便問未見東越老時



作麼生為物口只見雲生碧嶂焉知月落寒潭云  
只恁麼也難得曰莫是未見時麼仙便喝雲展兩  
手仙云錯怪人者有甚麼限雲掩耳使出仙云死  
却這漢平生也師曰喻似敵手下碁雖則著著不  
落別處其奈須有輸贏既有輸贏便成勝負要得  
兩無傷損麼待天仙道死却這漢平生也便好向  
道元來是錯怪人天仙却好展兩手便得始終一  
貫頭尾俱全雖然如是你諸人各各摸索腰下斧  
柄看

天寧佛果圓悟勤禪師四則

舉文殊菩薩問維摩居士云我等各自說已云何是  
仁者所說不二法門師曰這一轉語叢林話會不  
少有道默然有道良久有道不對要且摸索不著  
直得其聲如雷普驚群動自古及今前聖後聖所  
說法門只向維摩片時之間一時顯現且道正當  
恁麼時作个甚麼得見維摩

舉古者道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后要會箇中意  
船水上浮師曰且道殺箇甚麼殺衆生物命九夫  
見解殺六賊煩惱座主見解殺佛殺祖大闡提人  
見解衲僧分上畢竟殺个甚麼



舉雪峰示衆云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師曰絕天  
維立地紀未足稱奇肇太華逗黃河亦非敏手若  
向个裏覷得透便可以撒驪龍窟明珠噴旃檀林  
香氣豈不快哉山僧今日不避泥水放一線道乃  
拈拄杖曰還見雪峰麼直拄杖曰劄

舉興化見同參師曰辨王庫刀振塗毒鼓掣雷未足  
以擬其迅震雷未足以方其威可謂善驅耕夫之  
牛能奪飢人之食只如主賓互換有照有用有權  
有實則且置甚處是興化將手向伊面前畫兩遭  
若這裏洞明可以荷負臨濟正法眼藏如或泥水  
未分未免瞎駢匙六隊

龍門佛眼遠禪師二則

舉趙州訪二庵主師曰庵主一般豎起拳頭趙州何  
故肯一箇不肯一箇且道得失在甚處趙州自  
起自倒勘破多少阿師庵主坐斷要津過了幾多  
寒暑要識趙州麼拍禪床右角曰識取趙州要識  
二庵主麼拍禪床左角曰識取庵主還有人點檢  
得失處出底麼易開終始口難保歲寒心

舉洗鉢孟詵師曰大衆山僧今朝喫粥也洗鉢盂只  
是不悟既是爲善知識爲甚處却不悟還會麼豈



可喚鐘作甕終不指鹿爲馬善人難犯水銀無假  
冷地忽然覩破管取一時放下

大隨南堂靜禪師四則

舉昔有秀才造無鬼論論成纔放筆有鬼現身斫手  
謂秀才曰你爭奈我何五祖道我當時若見便以  
手作鷄鳴鬻向伊道谷呱呱師曰秀才雖知無鬼  
而不知鬼之所以無五祖先師雖知鬼之所以無  
而不能掃蹤滅跡若是大隨即不然待他斫手道  
你爭奈我何只向道闊直饒是大力鬼王也教伊  
頭破作七分如阿婆樹枝且道是那箇闊字

舉德山示衆云今夜少參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捧師  
曰要見德山麼悟須千聖頭邊坐用向三塗底下  
行要見法眼麼關中猛將要見圓明麼塞外將軍  
要見新羅僧麼但摘菓子喫莫管樹曲录要見南  
堂麼分明記取舉似作家

舉僧問智門如何是般若體話師曰古人是則是答  
得太高生山僧即不恁麼如何是般若體一穀一  
米如何是般若用七擒七縱

舉僧問雲門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門云須於山師  
曰南堂即不然或有人問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



只向他道箇

九仙清禪師二則

舉雲門示衆拈起拄杖云拄杖子化爲龍吞却乾坤了也山河大地甚處得來師曰大衆會麼雲門大師讚歎拄杖子有出沒神通卷舒妙用擲須弥於他界塞滿虛空天地不容塵纖毫無立處這老漢一期過後不顧危亡只知拄杖子吞却乾坤不知拄杖子向何處著如今莫有爲雲門救得拄杖子者麼若無天寧自下手去也提起拄杖曰探水卓破金鼇頭撥雲敲折老虎脚復卓一下

舉雪峰問德山從上宗乘學人還有分也無德山打一棒曰道甚麼師曰如今若有問光孝從上宗乘學人還有分也無光孝也不下禪床也不拈拄杖也不劈脊打只向他道窮鬼子不要杜少休一分不得然雖如是癡人面前不得說夢

崇禿空禪師一則

舉藥山小參不點燈示衆曰我有一句子待特牛生兒即向汝道時有僧出云特牛生兒也自是和尙不道山曰把火來其僧便歸衆師曰藥山三寸甚密爭奈被這僧下一粒巴豆直得心肝五臟一時



吐出直饒討得公來也是半夜天明

淨因躡庵成禪師二則

舉栢樹子話師曰蘇武不拜韓信臨朝恁麼會得十  
万迢迢

舉黃龍三關話師曰我手何似佛手龍蛇易辨我脚  
何似馬脚衲子難瞞人人有箇生緣舉頭天外看  
誰是个中人須知躡庵更有一関黃龍老漢亦透  
不得如何是躡庵一関遂喝一唱拍禪床一下

淨慈月堂昌禪師二則

舉僧問投子月未圓時如何師曰投子只知得路便

行不覓渾身泥水瑞光即不然月未圓時如何布  
施不如還却債圓後如何借婆裙子拜婆年

舉趙州洗鉢孟雲門拈之云云師曰雲門盡誠收拾

特地打翻育王見處也要諸人共知敢謂大小通  
州死在這僧手裏

大瀉佛性泰禪師七則

舉楞嚴曰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虛空悉皆消殞後來五  
祖和尚道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虛空業著磕著若  
是德山即不然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虛空只是十  
方虛空



舉耽源問忠國師一年後有人問極則重如何祇對  
國師曰辛自可憐生須要个護身符子作麼師曰  
大小耽源被國師一坐直至而今起不得若是德  
山要且不然待伊道幸自可憐生須要个護身符  
子作麼只對他道暗中爲照燭嶮處作津梁

舉興化示衆云我見你諸人前廊也唱後廊也唱云

云師曰驅耕夫牛奪飢人食擊碎明珠敲出鳳  
凰髓可謂富貴中富貴風流中風流誦讀喜聲迄  
今未已敢問大衆只如興化道未曾向紫羅帳裏  
撒真珠作麼生會或若總道咄我也知你跳不出

舉僧問地藏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曰山前麥熟也  
未又問青原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曰廬陵米作  
麼價師曰平常心地穩密家風隨時應用越格超  
宗於斯薦得麥裏有麩若也不會米裏有蟲

舉僧問六祖黃梅意旨甚麼人得師曰破布裏真珠  
識者方知是寶爛泥藏棘刺踏著方乃礙人諸人  
還見祖師麼倒騎白額虎突出衆人前

舉教由道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師至大衆曰那  
个是常住底法良久曰始逢黃葉落又見一陽生  
舉阿育王設三万六千阿羅漢會時上座一位無人王



問此位何以無人有海意尊者曰王曰有賓頭盧尊者親見佛來故留此位須臾尊者從空而下便就座王曰承聞尊者親見佛來是否尊者以兩手撥開眉曰會麼王曰不會尊者曰阿耨達池龍王請佛齋貧道是時亦與其數師曰阿育王雖飯三萬大阿羅漢要且不識賓頭盧尊者阿育王既已不識諸人還識也無若也不識山僧為諸人指出乃拈拄杖下禪床立曰作麼

徑山大慧普覺禪師六則

舉僧問洞山寒暑到來如何回避曰何不向無寒暑處去云如何是無寒暑處曰寒時寒殺闍黎熱時熱殺闍黎又僧問一老宿時節恁麼熱向甚處回避曰向鑊湯爐炭裏云只如鑊湯爐炭裏如何回避曰衆苦不能到師曰二老宿一人在寒暑裏垂手一人在寒暑外垂手寒暑裏垂手者不見有寒暑之相寒暑外垂手者通身是寒暑徑山恁麼道諸人還辨明得麼若辨明得南天台北五臺若辨明不得今日熱如昨日

舉興化打克賓維那雲居舜和尚拈云大冶精金應無變色其奈興化公行太嚴不是克賓維那也大



難承當總似而今泛泛之徒翻轉面皮多少時也  
師曰雲居恁麼道未免拗曲作直徑山即不然要  
作臨濟烜赫兒孫直須翻轉面皮始得

舉提婆達多在地獄中受罪師曰既無出分又無入  
分喚甚麼作釋迦老子喚甚麼作提婆達多喚甚  
麼作地獄還委恁麼自携瓶去沽村酒却著衫來  
作主人

舉讓和尚遣僧問馬祖云作麼生祖云自從胡亂後  
三十年不少鹽醬師曰雲門即不然夜夢不祥書  
門大吉

舉無著見支殊師曰徑山當時若見即向他道和尚  
如此住持直是不易

舉龍牙頌云一切名山到因脚白雲端和尚詰云龍  
牙老人可謂熟處難忘師曰白雲恁麼道大似以  
已方人果上座即不然家貧難辦素食事忙不及  
草書

淨因枯木成禪師二則

舉僧問洞山寒暑到來如何回避師曰衆中商量道  
這僧問既落偏洞山答歸正位其僧言中知音却  
入正來洞山却從偏去如斯商量不唯謗漬先聖



亦乃屈光自己不見道聞衆生解意下丹青目前  
雖美又蘊成病大凡行脚高士欲窮此事先須識  
取上祖正法眼藏其餘佛祖言教是其麼熱枕嗎  
聲雖然如是敢問諸人畢竟作麼生是無寒暑  
還會麼玉樓巢翡翠金殿鎖鴛鴦

舉南禪師示衆曰達磨西來十萬里少林冷坐八九  
年誰有神光知此意專伸三拜不虛傳後代兒孫  
忘正覺棄本逐末尚邪言直到臘月三十日一身  
負債入黃泉師曰奇哉諸禪德本分宗師一言半  
句如箭中的功不浪施以衲僧正眼觀之大似將

方木逗於圓孔何故大凡稱提此事如刀斫水似  
手捫風雨不相傷彼此無礙香山恁麼說話大似  
以圓木逗於方孔且道如何得恰好去諸人還知  
也未佛殿上蚩刺高聲大笑罷曰塵世勞生早  
晚休隨波逐浪護悠悠如今林下安禪客幾箇無  
心得到頭乃唱曰且莫以已方人

護國此庵元禪師一則

舉世尊生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雲門云云師曰今  
時有般說快意話底便道當時若不是雲門誰敢  
恁麼道殊不知雲門落在黃面老子圈裡真直至



而今跳不出若問這裏覷得透不唯識得釋迦老子亦乃覷破雲門脚跟其或未然山僧更爲你下箇注脚貪他一盃酒失却滿船魚

西禪懶庵需禪師二則

舉馬祖踏倒水潦師曰大小大水潦喫人拳耀了却道我悟悟甚麼屎及乎起來更不識着猶道我向一毛頭上識得根源且莫捏日生燕住山後告衆曰自從一喫馬師踏直至如今笑不休且道笑箇甚麼

舉臨濟問院主糴米師曰院主一喝電卷雷奔山摧

地裂典座禮拜雲收雨散月白風清然雖恁麼因甚總喫痛棒不見道卧龍纔奮迅丹鳳亦翱翔

大瀉月庵果禪師二則

舉趙州訪二庵主師曰泣露千般草吟風一棧松爲甚麼肯一不肯一若同這裏見得釋迦不先拈勤不後坐斷要津天長地久苟或未然月庵老人爲諸人下箇注脚良久曰若不如是爭知如是

舉話墮話師曰雲門大師張慢天網撈龍打鳳這僧不覷入他陷穽中落他圈穢裏若是福嚴即不然纔見伊舉道豈不是張拙秀才語但向道未到雲



門不妨疑著然雖如是也是賊過後張弓

何山佛燈珣禪師一則

舉踈山壽塔師曰踈山傾囊答謝其奈尺頭有寸這  
僧只知造塔元來秤尾無星大嶺三文兩鏹文破  
不難慧日若作這僧待踈山德麼道但對曰某甲  
今日功不浪施著得箇語免被三文兩鏹擾亂一  
生不教踈山外揚家醜只如臘月蓮華龜毛三尺  
又且如何要會麼待你諸人造塔成就即向你道  
烏巨雪堂行禪師四則

舉僧問雲門如何是驚人句門云響師曰雲門答這  
僧話不得便休却敲粥飯氣以當了生

舉雪竇示衆云大施門開無壅塞忽有箇衲僧出來  
雪竇退身七百里何故臨危不怖人後有老宿道  
大施門開無壅塞忽有箇衲僧出來兩手分付何  
故心不負人面無慚色師曰西山今日亦開大施  
門忽有箇衲僧出來三十棒一棒也不較何故許  
人一物千金不移

舉懷禪師示衆云無手人能行無舌人能解語忽  
若無手人打無舌人教無舌人這箇三處白雲端  
和尚道未舉步時未上一步踏著未開口時最初



一句道著師曰二老宿白諸人面皮一寫却一本  
曆日了也若更眼目定動彌躡前鬼袖無數

舉僧問雲門樹凋葉落時如何曰然露金風死心和

尚道大小雲門大師境上縛殺有罔死心樹凋葉

落時如何只對道珊瑚枝枝撐著月師曰大小死

心句裏縛殺

大為牧庵忠禪師一則

舉長生問靈雲混沌未分話師曰二尊宿發明本分

大事可謂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不妨端的檢點將

來大似貼肉汗衫未能脫躄致使有般漢隨語生

解便向混沌未分時生計較打破鏡處說道理駢

年解悟去若據牧庵見處說甚麼混沌分與未分

打鏡破與不破直饒向露柱懷胎處會得正是片

雲點太清諸仁者還委悉麼良久曰待虛空落地

一時却向你道

西禪此庵淨禪師二則

舉教中道佛滅度後其為善知識者總是見佛來後

來歸宗和尚道其為善知識者亦不可輕慢師曰

歸宗恁麼道大似新婦怕阿家未免隨他舌頭轉

殊不知其為善知識者只是箇瞎漢所覩善知識



者如夙世冤家便好剗却眼睛拗却腦蓋雖然如是未足酬恩

舉誌公令人傳語思大後來白雲端和尚道思大恁麼說話大似釘椿搖櫓有甚活計恰山即不然青山忽憶便歸去浮世要看還下不

吳隱佛海遠禪師二則

舉興化見同參師曰搥衣問道肝膽相傾及至掀翻鼻孔倒轉槍旗為甚麼一家不知一家事是則這僧勢不兩立興化禍不單行這一頓痛棒架閣來久矣而今拄杖子在老僧手裏無有不了底公案

即今目前燈籠露柱大地山河豈不是同參築著磕著底豈不是同參又參見阿誰喝一喝曰汲水已歸林下去待船猶立渡頭沙復卓拄杖一下

舉真淨和尚示眾云天地與我同根万物與我同躰脚頭脚底橫三豎四北俱盧洲火發燒却帝釋眉毛東海龍王忍痛不禁轟一聲霹靂直得傾湫倒嶽雲暗長空十字街頭廖胡子醉中驚覺起來拊掌呵呵大笑云筠陽城中近來少賊乃拈拄杖云賊賊師曰是則一場賣弄不少爭奈鼻孔眼睛各有主在何故葛藤堆裏作竊未當白拈酒店門前



拾遺不是正賊時東廊下偶犬吠師呼行者探門  
前有甚客來大眾皆回首師曰要見正賊麼遂消  
指一聲搥手下座

天童應庵華禪師五則

舉大愚芝和尚示眾大家相聚喫葷齋若喚作一葷  
齋入地獄如箭射師曰好語要且無來處有人辨  
得出與你一兩金

舉六祖曰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師曰一盲  
引衆言相牽入火坑

舉僧問興化四方八面來時如何曰打中間底僧禮  
拜化曰大眾興化昨日赴箇村齋迺至中路值一  
陣狂風暴雨却向古廟裏避得過師曰我見燈明  
佛本光端如此

舉僧問雲門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門云須於山師  
曰雲門道得不妨諦當要且落在第二頭明果即  
不然忽有人問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只對道致  
將一問來

舉灵雲見桃華悟道玄沙云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  
未徹在雪峰云備頭陀何不徧參去沙云達磨不  
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師曰百鳥不來春又老不



知誰是到庵人

舉慈明示衆曰一切賢聖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前是案山後是主山且道無爲法在甚麼處良久曰向下文長付在來曰師曰天童也著一隻眼一切賢聖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東弗于達西瞿耶尼南瞻部洲北鬱單越到處去來不如在此

道場正堂辯禪師一則

舉達磨初見梁武帝帝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云廓然無聖曰對朕者誰云不識帝不契遂渡江至魏達磨去後誌公問云陛下還識此人否帝曰不識

誌公云此是觀音大士傳佛心即帝悔遣使去取誌公云莫道陛下遣使去取盡國人去他亦不回師曰後來有般漢道以年曆考之誌公圓寂已十四年矣豈有前頭事耶當時雪竇潭不考詳師笑曰從古至今未有一人明得苦哉佛陀耶殊不知雪竇乃於頌古首篇立此一大因緣要見古人明悟正脉者布幔天大網待稱意之魚歲月滋深益見鯁魚小鱗多少明眼衲僧鬻體被渠穿過山僧忍俊不禁為諸人露箇消息利刀割肉瘡猶合惡語傷人恨不消只見國清才子貴那知家富小兒驕



教忠晦庵光禪師一則

舉雪峰在鰲山成道師曰只如石頭道一一從自己  
曾襟流出且道雪峰前三次悟還從自己曾襟流  
出也無若從自己曾襟流出又道未穩在若不從  
自己曾襟流出又從甚麼處得來莫有斷得出底  
麼若斷得出不唯雪峰鰲山成道盡大地有情齊  
成正覺若斷不出說甚麼鰲山成道直饒少室傳  
心也未夢見在

東禪蒙庵岳禪師一則

舉古澗寒泉師曰雪峰不從口入松栢千年青不入  
時人意趙州云死牡丹一日紅滿城公子醉

開善密庵謙禪師二則

舉祕魔教子文霍山往訪師曰祕魔尋常三惡如王不  
消一捏便見四棱塌地且作麼生免得他道三千  
里外賺我來然雖如是殊不知霍山三千里外已  
死在祕魔叉下了也具眼者辨取

舉洞山冬夜與泰首座喫果子次真如拈云這箇果  
子莫道泰首座不得與三世諸佛也不敢正眼觀  
著師曰洞山倚勢欺人真如隨風倒拖今夜忽有  
人問山僧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常在動用中動



用中收不得去審過在甚麼處拈起果子便喫  
故下坡不走快便難逢

東林止庵顏禪師四則

舉慈明水盆話師曰和尚今日供養家親那又以手  
挪揄便作女人拜

舉慈明冬至日榜僧堂前作此相〇〇三三三申西題其

右曰若人識得不離四威儀中首座一見謂衆云

和尚今日放參師曰鐵輪天子下閻浮急急如律

令勅攝又曰首座向八八六十四卦中定吉凶

舉橫眸看梵字彈舌念真言吹火長尖紫柴生滿甕

煙師曰大愚老人經事多矣

舉玄沙聞鷲子聲師召大衆曰玄沙恁麼道不是苦  
心人不知

玉泉窮谷璉禪師二則

舉雲門話墮師曰權衡祖道號令宗乘湏是雲門老  
人諸方扶強不扶弱璉上座扶弱不扶強當時若

作這僧待他雲門大師道光明寂照徧河沙豈不  
是張拙秀才語只對道和尚也不謬爲大善知識

教他雲門進也無門退也無門非但截斷雲門脚  
跟亦與天下衲僧出氣雖然如是只如雲門道話



墮也意作麼生良久曰諦觀萬法交羅處一一塵  
中更有誰

舉僧問洞山如何是佛曰麻三斤師曰天無四壁地  
絕八荒向甚麼處與洞山相見咄

國清簡堂機禪師三則

舉僧問廣德周和尚教中道阿逸多不斷煩惱不修  
禪定佛記此人成佛無疑未審此理如何曰鹽又  
盡炭又無僧曰鹽盡炭無時如何曰愁人莫向愁  
人說說向愁人愁殺人師曰這老子艱難起家至  
二禪遊雖然如是畢竟也是看空龍著與山僧即

不然一尺綃擗線一杯酒上樓是則是孤窮且要  
自張聲勢忽有人問教中道阿逸多不斷煩惱不  
修禪定佛記此人成佛無疑未審此理如何只向  
他道大底還他肌骨好不塗紅粉自風流未審意  
旨如何更向他道馱事未去馬事到來

舉雪峰山裏有一僧住庵髮長不剃以木杓舀水  
有人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溪深杓柄長雪峰  
開符乃曰也奇怪一日潛地帶剃刀與侍者同去  
見之峰曰道得即不剃你頭僧便將水洗頭峰便  
與剃却師曰這僧大似諸葛亮隱於草廬先主二



顧方起且道起後成得箇甚麼邊事利劍拂開  
地靜霜刀纔動斗牛寒

舉興化示衆曰今日不用如何若何便請單刀直入  
興化爲你證明時有旻德長老出衆禮拜便唱化  
亦唱德又唱化亦唱德便禮拜化曰旻德今日較  
二十棒若是別人一棒也少不得爲他旻德會一  
喝不作一喝用師曰臨濟這一路踏得開步驟  
用者如鳩毒飲者如醍醐用者似醍醐飲者似鳩  
毒始有說話分興化旻德恁麼敷揚遞相鈞置所  
謂養子不及父家門一世衰臨濟一宗掃土而盡

隱靜今日若更拈頭接尾轉見不堪恁顧大眾

你總在這裏作箇甚麼以拄杖一時趕散復唱一  
天童密庵傑禪師一則

舉明招到昭慶有度上座問云羅山尋常道諸方盡  
是麩飯唯有羅山是白飯兄從羅山來却展手云  
白飯請此子招打兩掌度云將謂是白飯元來是  
麩飯招曰癡人棒打不死度至夜舉似諸禪客次  
招近前曰不審度云今日便是這上座下兩掌有  
瑫上座云不用下掌就裏許作麼生道招曰就裏  
許也道道瑫無對招曰是你諸人一時將作



倒卓放尿 跽下來日相見珍重師曰尋常門語人  
道終日在洪波浩渺中留水相潑渾身無一點濕  
是他明踏著這此子自然用出來閑閑地惜正鋒  
頭少銳引得許多葛藤若是華藏見他道將謂是  
白飯元來是麩飯連腮更與兩掌且教這僧疑三  
十年

資壽尼無著妙總一則

舉文殊請維摩談不二法門總曰當時好與一喝

摩老人若下得這一喝可謂鉞起膏肓日之變重布

龍蛇之陣非但文殊讚歎不及亦免使後人向鬼

窠裏作活計要見維摩端的處瘦臂長袖短脚  
瘦草鞋寬

嘉泰普燈錄卷第二十六

音釋

韻音撞音闊音嗟七何切剎切九音挪音揄音楔音白以

